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五百八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錄監生臣羅允文

冊府元龜卷五百八十二　　宋　王欽若等　撰

掌禮部

奏議第十

後魏穆紹為太常卿孝明熙平元年六月中侍中劉騰等奏中宫僕刺列車輿朽敗自昔舊都禮物頗異遷京已來未復更造請集禮官以裁其制靈太后令曰付尚書量議紹與少卿元端博士鄭六劉臺龍等議按周禮

王后之五輅重翟鍚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雕面鷖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幄輦車組輓有翣羽蓋重翟后從王祭祀所乘厭翟后從王賓享諸侯所乘安車后朝見於王所乘翟車后出桑所乘輦車后宮中所乘謹以周禮聖制不刊之典其禮文尤備孔子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以其法不可踰以此言之後王輿服典章多放周式文質時變輅名宜存雕飾雖異理無全捨當今聖后臨朝親覽庶政輿駕之式宜備典

禮臣等學鈌通經叨忝議末輙率短見宜准周禮備造五輅雕飾之制隨時增減太學博士王延業議按周禮王后有五輅重翟以從王祠厭翟以從王饗賓客安車以朝見於王翟車以親桑輦車宮中所乘又漢輿服志云秦幷天下閱三代之禮或曰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殷人以為大輅於是始皇作金根之車漢承秦制御為乘輿太皇太后皇太后皆御金根車加交絡帷裳非法駕則乘紫罽軿車雲虡文畫輈黃金塗五末蓋爪左右騑

駕三馬阮諶禮圖并載秦漢以來輿服亦云金根輅皇后法駕乘之以禮婚見廟乘輅后法駕乘之以親桑安車后小駕乘之以助祭山軿車后行則乘之紺罽軿車后小行則乘之以哭公主邑君王妃公侯夫人入閤輿后出入閤宫中小遊則乘之晉先蠶儀注皇后乘雲母安車駕六騩按周秦漢晉車輿儀式互見圖書雖名號小異其大較畧相依擬金根車雖起自秦造即殷之遺制今之乘輿五輅是其象也華飾典麗容觀莊美司

馬彪以為孔子所謂乘殷之輅即此之謂也按阮氏圖
桑車亦飾以雲母晉之雲母車即是一與周之翟車其
用正同安車既名同周制又用同重翟山軿車按圖飾
之以紫紺罽軿車雖制用異於厭翟而實同用於今入
閣輿輦其用又同按圖今之黑漆畫扇輦與周之輦車
其形相似竊以為秦滅周制百事刱革官名軌式莫不
殊異漢魏因循繼踵仍舊雖時有損益而莫能反古良
繇去聖久遠典儀殘缺時移俗易物隨事變雖經賢哲

祖襲無改伏惟皇太后叡聖淵凝照臨萬寓動循典故
貽則後王今輙竭管見稽之周禮考之漢晉採諸圖史
驗之時事以為宜依漢晉法駕則御金根車駕四馬加
交絡帷裳御雲母車駕四馬以親桑其非法駕則御紫
罽軿車駕三馬小駕則御安車駕三馬以助祭小行則
御紺罽軿車駕三馬以哭公主王妃公侯夫人宮中出
入則御畫扇輦車按舊事比之周禮唯闕從王饗賓客
及朝見於王之乘竊以為古者諸侯有朝會之禮故有

從饗之儀今無其事宜從省畧又今之皇居宮掖相逼就有朝見理無結駟即事考實亦宜闕廢又哭公主及王妃周禮所無施之於今實合事要損益不同用捨隨時三代異制其道然也又金根及雲母駕馬或三或六訪之經禮無駕六之文今之乘輿又皆駕四義符古典宜仍駕四其餘小駕宜從駕三其制用形飾備見圖志司空領尚書令任城王澄尚書左僕射元暉尚書右僕射李平尚書齊王蕭寶夤尚書元欽尚書元昭尚書左

丞盧同左丞元洪超考功郎中劉懋北主客郎中源子恭南主客郎中游思進三公郎中崔鴻長兼駕部郎中薛恱起部郎中杜遇左主客郎中元韡騎兵郎中房景先外兵郎中石士基長兼右外兵郎中鄭幼儒都官郎中李秀之兼尚書左士郎中朱元旭度支郎中谷頴左民郎中張均金部郎中李仲東庫部郎中賈思同國子博士薛禎邢晏髙諒奚延太學博士邢湛崔瓚韋朏鄭季明國子助教韓神固四門博士楊那羅唐荆寳王令

儁吳珍之宋婆羅劉𤆬髙顯邑杜靈儁張文和陳智顯楊渦侯趙安慶賈天度艾僧檦呂太保王當百槐貴等五十人議以為皇太后稱制臨朝躬親庶政郊天祭地宗廟之禮所乘之車宜同至尊不應更有製造周禮魏晉雖有文辭不辨形制假令欲作恐未合古制而不可以為一代典臣以太常國子二議為疑重集羣臣並從令議惟恩裁決靈太后令曰羣臣以後議折中者便可如奏

熙平元年九月侍中儀同三司崔光表奏詔定五時朝
服案北京及遷都以來未有斯制輙勒禮官詳據太學
博士崔瓚議云周禮及禮記三冠六冕承用區分璪玉
五綵配飾亦別都無隨氣春夏之異惟月令有青旂赤
玉黑衣白輅隨四時而變復不列弁冕改用之玄黃以
此而推五時之冠禮既無文若求諸正典難以經證案
司馬彪續漢書輿服及祭祀志云迎氣五郊自永平中
以禮讖幷月令迎氣服色因采元始故事兆五郊於洛

陽又云五郊衣幘各如方色又續漢禮儀志立春京都百官皆青衣服青幘秋夏悉如其色自漢逮于魏晉迎氣五郊用幘從服改色隨氣斯制因循相承不革冠冕仍舊未聞有變今皇魏憲章前代損益從宜五時之冠謂如漢晉用幘為允靈太后令曰太傅清河王懌博學洽通多識前載既綜朝議彌悉其事便可諮訪以決所疑懌與給事黄門侍郎韋延祥奏謹按前勅制五時朝服嘗訪國子議其舊式太學博士崔瓚等議自漢逮

于魏晉迎氣五郊用幘從服改色隨氣斯制因循相承不革冠冕仍舊未聞有變今大魏憲章前代損益從宜五時之冠謂如漢晉用幘為允尚書以禮式不輕請訪議事奉勑付臣令加考決臣以為帝王服式方為萬世則不可輕裁請更集禮官在下省定議蒙勑聽許謹集門下及學官以上四十三人尋考史傳量古較今一同國子前議幘隨服變冠冕弗改又四門博士臣王僧奇蔣雅哲二人以為五時冠冕宜從衣變臣等謂從國子

前議為允靈太后令曰依議
神䄇初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太上秦公時疑其
廟制太學博士王延業議曰按王制云諸侯祭二昭二
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又小記云王者立四廟鄭玄云高
祖已下與始祖而五明立廟之正以親為限不過於四
其外有大功者然後為祖宗然則無太祖者止於四世
有太祖乃得為五禮之正文也文王世子云五廟之孫
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娶必告鄭玄云實四廟而言五

廟者容高祖為始封君之子明始封之君在四世之外正位太祖乃得稱五廟之孫若未有太祖已祀五世則鄭無為釋高祖為始封君之子也此先儒精義當今顯證也又喪服傳曰公子之子孫有封為國君者世祖是人不祖公子鄭玄云後世為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復祀别子公子若在高祖已下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毁其廟明始封猶在親限故祀止高祖又云如親而遷尤知高祖之父不立廟矣此又立廟明法與今事相當者也

又禮緯云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注云言至子孫則初時未備也此又顯在緯籍區别若斯者也又晉初以宣帝是始封之君應為太祖而以猶在祖位故惟祀征西已下六世待世世相推宣帝出居太祖之後然後七廟乃備此又依准前軌若重規襲矩者也竊謂太祖者功高業大百世不遷故親廟之外特更崇立茍無其功不可獨居正位而遽見遷毀且三世以前廟及於五玄孫已後祀止於四一與一奪名位莫定求諸

典禮所未前聞今太上秦公疏爵列土大啟河山傳祚無窮永同帶礪實有始封之功方成不遷之廟但親在四世之内名班昭穆之序雖應為太祖而尚在禰位不可遠採高祖之父以合五者之數太祖之室當須世世相推親盡之後乃出居正位以備五廟之典夫循文責實理貴允當考綏宗祊得禮為美不可苟免虛名取榮多數求之經紀竊謂為允又武始侯本無采地於皇朝制令名准大夫按如禮意諸侯奪宗武始四時烝嘗宜

於秦公之廟博士盧觀議按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士一自上而下降殺以兩庶人無廟死為鬼焉故曰尊者統遠卑者統近是以諸侯及太祖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諸侯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墠去墠為鬼至於禘祫方合食太祖之宮大傳曰別子為祖喪服傳曰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

得祖諸侯鄭說不得祖禰者不得立廟而祭之不得祖公子者謂世世祖受封之君不復祀别子公子若在高祖已下如其親服後遷之乃毁其廟耳愚以為遷者遷於太祖廟乃毁者從太祖而毁之若不遷太祖不須廢祖是人之文明非始封故復見乃毁之節何以知之按諸侯有祖考之廟祭五世之禮五禮正祖為輕一朝頓立而祖考之廟要待六世之君六世以前虚而蔑主求之聖旨未為通論曾子問曰廟無虚主虚主唯四祖考不

與馬明太祖之廟必不空置禮緯曰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見夏無始祖待禹而五殷人郊契得湯而六周有后稷及文王至武王而七言夏即大禹之身言子謂啟誦之世言孫是迭遷之時禹為受命不毀親湯為始君不遷五主文武為二祧亦不去三昭三穆三昭三穆謂通文武若無文武親不過四觀遠祖漢侍中植所說云然鄭玄馬昭亦皆同爾且天子逆加二祧得并為七諸侯預立太祖何為不得

為五乎今始封君之子立禰廟頗似成王之於二祧孫卿曰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假使八世天子乃得事七六世諸侯方通祭五推情準理不其謬乎雖王侯用禮文質不同三隅反之自然昭灼且文宣公方為太祖世居子孫今立五廟竊謂為是禮緯又曰諸侯五廟親廟四始祖一明始封之君或上或下雖未居正室無廢四祀之親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此實殷湯時制不為難也聊復標

榜畧引章條愚𩔖不足以待大問侍中太傅清河王懌
議曰太學博士王延業及盧觀等各率異見按禮記王
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
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並是後世追論備廟之文皆
非當時據立神位之事也良𢿱去聖久遠經禮殘缺諸
儒注記典制無因雖稽考異聞引證古誼然用捨從世
通塞有時折衷取正固難詳矣今相國秦公初構國廟
追立神主惟當仰祀二昭二穆上極高曾四世而已何

者秦公身是始封之君將為不遷之祖若以功業隆重越居正室恐以卑臨尊亂昭穆也如其權立始祖以備五廟恐數滿便毀非禮意也昔司馬懿立功於魏為晉太祖及至子晉公昭乃立五廟亦祀四世止於髙曾太祖之位虛俟宣文待其後裔數滿乃止此亦前代之成事方今所殷鑒也又禮緯云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明知當時太祖之神仍依昭穆之序要待子孫世世相推然後太祖出居正位耳

遠稽禮緯諸儒所說近循晉公之廟故事宜依博士王延業議定立四主親止高曽且虚太祖之位以待子孫而備五廟焉又延業盧觀前經詳議並據許慎鄭玄之解謂天子諸侯作主大夫及士則無意謂此議雖出前儒之事實未允情禮何以言之原夫作主之禮本以依神孝子之心非主莫依今銘旌紀柩設重憑神祭必有尸神必有廟皆所以展事孝敬想象平存上自天子下及於士如此四事並同其禮何至於主唯謂王侯禮云

重主道也此為理重則立主矣故王肅曰重未立主之禮也士喪禮亦設重則士有主明矣孔悝反祏載之左史饋食設主著於逸禮大夫及士既得有廟題紀祖考何可無主公羊傳君有事於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今以為攝主者攝神斂主而已不暇待徹祭也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也意謂不然君聞臣喪尚為之不懌況臣聞君喪豈得安然代主終祭也又相國立廟設主依神主無貴賤紀座而已

若位擬諸侯者則有主位爲大夫者則無主便是三神有主一位獨闕求諸情禮實所未安宜通爲主以銘神位懌又議曰古者七廟廟堂皆別光武以來異室同堂故先朝祀堂令云廟皆四栿五架百箱設座東昭西穆是以相國構廟唯制一室同祭祖考比來諸王立廟者自任私造不依公令或五或一參差無準要須議行新令然後定其法制相國之廟已造一室實合朝令宜即依此展其享祀詔依懌議

元端為太常少卿熈平二年三月上言謹按禮記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自夏以下稍用其姓代之是故周人以后稷為始祖文武為二祧訖於周世配祭不毁按禮嚳雖無廟配食禘祭謹詳聖朝以太祖道武皇帝配圜丘道穆

皇后劉氏配方澤太宗明元皇帝配上帝明密皇后杜氏配地祇又以顯祖獻文皇帝配雩祀太宗明元皇帝之廟既毀上帝地祇配祭有式國之大事惟祀與戎廟配事重不敢專決請召羣官集議以聞靈太后令曰依請於是太師高陽王雍太傅領太尉公清河王懌太保領司徒公廣平王懷司空公領尚書令任城王澄侍中中書監胡國珍侍中領著作郎崔光等議竊以尚德尊功其來自昔郊稷宗文周之茂典仰惟世祖太武皇帝

以神武纂業剋清禍亂德濟生民功加四海宜配南郊
高祖孝文皇帝大聖膺期惟新魏道刑措勝殘功同天
地宜配明堂令曰依議施行
李琰之為國子博士熙平二年七月侍中領軍將軍江
陽王繼表言臣功緦之内太祖道武皇帝之後於臣始
是曾孫然道武皇帝傳業無窮四祖三宗功德最重配
天郊祀百世不遷而曾玄之孫蒸嘗之薦不預拜於廟
廷霜露之感闕陪奠於階席今七廟之後非直隔歸胙

之靈五服之孫亦不霑出身之叙較之墳史則不然驗
之人情則未允何者禮云祖遷於上宗易於下臣曾祖
是帝世數未遷便疎同庶族而孫不與祭斯之爲屈古
今罕有昔堯敦九族周隆本枝故能磐石維城禦侮於
外今臣之所親生見隔棄豈所以楨幹根本隆逮公族
者也伏見高祖孝文皇帝著令銓衡取曾祖之服以爲
資蔭至今行之相傳不絶而况曾祖爲帝而不見錄伏
願天鑒有以昭臨令皇恩洽穆宗人咸叙請付外博議

永為定准靈太后令曰付八座集禮官議定以聞四門小學博士王僧奇等議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然則太祖不遷者尊王業之初基二祧不毁者旌不朽之洪烈其旁枝遠胄豈得同四廟之親哉故禮記婚義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毁教於公宫祖廟既毁教於宗室又文王世子曰五廟之孫祖廟未毁雖及庶人冠娶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絶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鄭注云赴告於君也

實四廟孫而言五廟者容顯考為始封子也鄭君别其四廟理恊二祭而四廟者在當世服屬之内可以與於子孫之位若廟毁服盡豈得同於此例乎敢竭愚昧請以四廟為斷琰之議按祭統記曰有事於太廟羣昭羣穆咸在鄭氏注昭穆咸在謂同宗父子皆來古禮之制如是其廣而當今儀注惟限親廟四愚竊疑矣何以明之設使世祖之子男於今存者既身是戚蕃號為重子可得賓於門外不預碑鼎之事哉又因宜變法禮有其

說記言五廟之孫祖廟未毁為庶人冠娶必告死必赴
注曰實四廟而言五者容顯考始封之君子今因太祖
之廟在仍通其曾玄侍祠與彼古記甚相符會且國家
議親之律指取天子之玄孫乃不旁準於時后至於助
祭必謂與世主相倫將難均一壽有短長世有延促終
當何時可得齊同謂宜入廟之制率從議親之條祖祧
之裔各聽盡其玄孫使得駿奔堂壇肅承禘祫則情理
差通不宜復各為例令事事舛駁侍中司空公領尚書

令任城王澄侍中尚書左僕射元暉奏臣等叅量琰之
等議雖為始封君子又祭統曰有事於太廟羣昭羣穆
咸在而不失其倫鄭注云昭穆謂同宗父子皆來也言
未毀及同宗則共四廟之辭云未絶與父子明崇五屬
之稱天子諸侯繼立無殊吉凶之赴同止四廟祖祧雖
存親敘彌遠告赴拜薦典記無文斯緜祖遷於上見仁
親之義疎宗易於下著五服之恩斷江陽之於今帝也
計親而枝宗三易數世則廟應四遷吉凶尚不告聞拜

薦寧容輙隊高祖孝文皇帝聖德玄覽師古立政陪拜止於四廟哀恤斷自總宗即之人情寔然符一推之禮典事在難違此所謂明王相沿今古不革者也太常少卿元端議禮記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遠廟為祧有二祧而祖考以功重不遷二祧以盛德不毀迭遷之議其在四廟也祭統云祭有十倫之義六曰見親疎之殺焉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

是故有倫注云昭穆咸在同宗父子皆來指謂當廟父子為羣不繼於昭穆也若一公十子便謂羣公子豈待數公而立稱乎文王世子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有援引然與朝儀不同如依其議匪直太祖曾玄諸廟子孫悉應預列既無正據竊謂太廣臣等愚見請同僧奇等議靈太后令曰議親律注云非惟當世之屬籍歷謂先帝之五世此乃明親親之義篤骨肉之恩重尚書以遠及諸孫太廣致疑百僚助祭可得言狹也祖廟未毀

曾玄不預壇堂之敬便是宗人之昵反外於附庸王族之近更疏於羣辟先朝舊儀草創未定刊制律憲垂之不朽琰之援據甚允情理可依所執

册府元龜卷五百八十二

册府元龜卷五百八十三　宋　王欽若等撰

掌禮部

奏議第十一

後魏張普惠為司空倉曹參軍孝明熙平二年十一月廣陵王恭北海王顥疑為所生祖母服朞與三年博士執意不同太尉清河王懌表曰臣聞百王所尚莫尚於禮禮之重者喪紀斯極世代沿革損益不同遺風餘烈

景行終在至如前賢往喆商榷有異或並證經文而論情別緒或各言所見而討事共端雖憲章祖述人自名家而議論紛綸理歸詳正莫不隨時所宗各為一代之典自上達下罔不遵用是使叔孫之儀專擅於漢朝王肅之禮獨行於晉世所謂其同軌文四海畫一者也至乃折旋俯仰之儀哭泣升降之節去來閭巷之容出入閨門之度尚須疇咨禮官博訪儒士載之翰紙著在通法辯答乖殊證據不明即詆訶疵謬糾劾成罪此乃簡

牒成文可具閲而知者也未有皇王垂範國無一定之
章英賢贊治家制異同之式而欲流風作則永貽來世
比學官雖建庠序未修稽考古今莫專其任曁乎宗室
喪禮百寮凶事冠服製裁日月輕重率令博士一人輕
議邇廣陵王恭北海王顥同爲庶母服恭則治重居廬
顥則齊朞居室論親則恭顥俱是帝孫語貴則二人並
爲藩國不知兩服之證據何經典俄爲舛駁莫有裁正
懿王昵戚尚或如斯自兹已降何可紀極歷觀漢魏喪

禮諸儀卷盈數百或當時名士往復成規或一代詞宗
較然為則況堂堂四海藹藹如林而令喪禮參差始於
帝族非所以儀刑萬國綴旒四海臣忝官臺傅備位喉
脣不能秉國之鈞致斯爽缺具瞻所誚無所逃罪謹略
舉恭顯二國不同之狀以明喪紀乖異之失乞集公卿
樞納內外儒學博議定制班行天下使禮無異準得失
有歸幷因事而廣永為條例庶塵嶽沾河微酧萬一靈
太后令曰禮者為政之本何得不同如此可依表定議

晉惠議曰謹按二王祖母皆受命先朝爲二國太妃可謂受命於天子爲始封之母矣喪服慈母如母在三年章傳曰貴父命也鄭注云大夫之妾父在子爲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爲母朞父卒則皆得申此大夫命其妾子以爲母所慈猶曰貴父命爲之三年况天子命其子爲列國王命其所生之母爲國太妃反自同公子爲母練冠之與大功乎輕重顛倒之甚也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當服其親服若魯衛列國相爲服朞判無疑矣

何以明之喪服君為姑姊妹女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然則兄弟一體位列諸侯自以尊同得相為服不可還準公子遠壓天王故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壓降名例不同何可亂也禮大夫之妾子以父命慈已申其三年太妃既受命先帝光昭一國二王胙土茅社顯錫大邦舍尊同之高據附不禰之公子雖許蔡失位亦不是過服問曰有從輕

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公子雖壓妻尚獲申况廣陵
北海論君則封君之子語妃則命妃之孫承妃纂重逺
别先皇更以先后之正統壓其所生之祖嫡方之皇
姑不亦遥乎今既許其申服而復限之以期比之慈母
不亦爽歟經曰爲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長孫傳曰何以
朞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
斬今祖乃獻文皇帝諸侯不得祖之母爲太妃蓋二王
三年之證議者近背正經以附其類差之毫毛所失何

遠且天子尊則配天莫非臣妾何為命之為國母而不聽子服其親乎記曰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又曰不為君母之黨服則為其母之黨服今所從既已不以親服服其所生則屬從之服於何所施若以諸王入為公卿便同大夫者則當今之議皆不須以國為言也今諸王自同列國雖不之國別置臣寮玉食一方不得以諸侯言之敢據周禮輙同三年當時議者亦有異同國子博士李郁於議罷之後書難普惠普惠據禮還答鄭重三返郁議遂屈

任城王澄爲侍中司空公領尚書令熈平二年十二月
與度支尚書崔亮奏謹按禮記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
子不得成禮者幾孔子曰四太廟火日蝕后之喪雨沾
服失容則廢臣等謂元日萬國賀應是諸侯旅見之義
若禘廢朝會孔子應云五而獨言四明不廢朝賀也鄭
玄禮注云魯禮三年畢喪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
又鄭志檢魯禮春秋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歸氏
薨十三年夏五月大祥七月釋禫公會劉子及諸侯於

平丘八月歸不及於祫冬公如晉明十四年春歸乃祫明十五年春乃禘也經曰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宫傳曰禘於武宫謹按明堂位曰魯王禮也喪畢祫禘似有退理詳考古禮未有以祭事廢元會者禮云吉事先近日脫不吉容改筮三旬尋攝太史令趙翼等列稱正月二十六日祭亦吉請移禘祀在中旬十四日時祭移二十六日猶曰春禘又非退義祭則無疏怠之譏三元有順軌之美既被成旨宜即宣行臣等伏度國之大事在祭

與戎君舉必書恐貽後誚輒訪引古籍竊有未安臣等
學鈌通經識不稽古備位樞納可否必陳冒陳所見伏
聽裁衆靈太后令曰可如所執
源子恭正光中為起部郎時明堂壁雍並未建就子恭
上書曰臣聞壁臺望氣軌物之德既高方堂布政範世
之道斯遠是以書契之重理冠於造化推尊之美事絶
於生民至如郊天享帝葢以對越上靈宗祀配天是用
酬膺下土大孝莫之能加嚴父以兹為大乃皇王之休

業有國之盛典竊惟皇魏居震統極總宙馭宇革制土中垂式無外自北徂南同卜惟於雒食定鼎遷民均氣候於寒暑高祖所以始基祖宗於是恢搆按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乃訪遺文修廢典建明堂立學校興一代之茂矩標千載之英規永平之中始剏雉構基址草昧迄無成功故尚書令任城王澄按故司空臣沖所造明堂樣并連表詔答兩京模式奏求營起緣期發旨即加葺繕侍中領軍臣乂總勤作官宣贊授令自兹厥後方配

兵人或給一千或與數百進退節縮曾無定準欲望速了理在難尅若使專役此功長得營造委成責辦容有就期但所給之夫本自寡少諸處競借動即千計雖有繕作之名終無就功之實爽塏荒涼淹積年載結架崇構指就無兆仍令肆眚之禮奄抑而不追養老之儀寂寥而不返搆厦止於尺土為山頓於一簣良可惜歟愚謂兆民經始必有子來之歌興造勿亟將致不日之美況兵本不多番之齊役廢此興彼循環無極便是輟勑

禮之重資不急之費廢經國之功供寺館之役求之遠圖不亦闕矣今諸寺又作稍以罷舉並可徹減專事經綜嚴勅工匠務令尅成使祖宗有薦配之期蒼生覩禮樂之富書奏從之

李崇為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不行上表曰臣聞世室明堂顯於周夏二黌兩學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下土以彰則天之軌養黃髮以詢格言育青襟而敷典式用能享國久長風徽萬祀者也故

孔子稱巍巍乎其有成功郁郁乎其有文章此其盛矣
爰暨亡秦政失其道坑儒滅學以蔽黔首國無黌序之
風野有非時之役故九服分離祚終二世炎漢勃興更
修儒術文景以降禮樂復彰化致昇平治幾刑措故西
京有六學之美東都有三本之盛莫不紛綸奄藹響流
無已逮自魏晉廢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絕遺文燦
然方軌前代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
徙馭嵩河光宅函雒模唐虞以革軌儀規周漢以新品

制列教序於鄉黨敦詩書於郡國使揖讓之禮横被於崎嶇歌咏之聲洋溢於側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弓劍弗追世宗統歷聿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築續以水旱戎馬生郊雖逮為山還停一簣竊惟皇遷中縣垂三十祀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荆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跡城隍嚴固之重闕塼石之功墉堞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又府寺初營頗亦壯美然一造至今史不修繕廳宇

凋朽墻垣頽壞皆非所謂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伏
聞朝議以髙祖大造區夏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
帝今若基宇不修仍同丘畎即使髙皇神享闕於國陽
宗祀之典有聲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寧億兆所以失望
也臣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事既任矣酬之以禄如
此上無曠官之譏下絶尸素之謗今國子雖有學官之
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兎絲燕麥南箕北斗哉昔劉向
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禮樂以風化天下夫禮樂所以

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司勤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則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臣以為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晏經國要重理應先營脫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以臣愚量宜罷上方雕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功并減瑤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鐫琢之勞及諸事役非急者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嚴壯於外槐宫棘宇顯麗於中更發明令

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庠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誠知佛理淵妙含識所宗然比之治要容可少緩茍使魏道緝熈元首唯康爾乃經營未為晚也靈太后令曰省表具悉體國之誠配饗大禮為國之本比以戎馬在郊未遑修繕今四表晏寧年和歲稔當勅有司別議經始

賈思伯為衛尉卿于時議建明堂多有同異思伯上議曰按周禮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殿重屋周明堂皆五

室鄭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享功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九室十二堂按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難得厥中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爾又王制云周人養

國老於東膠鄭注云東膠即辟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
雅云雝雝在宮肅肅在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
周之文王養老養老則尚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
之驗矣孟子云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
是廟則不應有毀之問且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一
百四十四尺象坤之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
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陰陽九六之數九室以象九州屋
高八十一尺象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

四丈以象氣按此皆以天地隂陽氣數為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決也如此蔡氏之論非為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從竊尋考工記雖是補缺之書相承已久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後作不亦優乎且孝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同考工記者多矣朝廷若獨絶今古自為一代制作者則所顧也若猶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殷周成法襲近代妄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疑議

難可准信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施行於今雖有不同時說然爾尋鄭此論理非無當按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即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為可按其方圓髙廣自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廟學之議子幹靈臺之說逸民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紜並無

取馬學者善其議

西魏崔猷為司徒大長史武帝大統中太廟初成四時祭祀猶設俳優角觝之戲其郊廟祭官多有假兼猷上疏諫書奏並納焉

東魏崔昂為度支尚書孝静武定六年二月將營齊獻武王廟議定室所形制昂與司農卿盧元明秘書監王元景散騎常侍裴獻伯國子祭酒李渾御史中尉陸操黄門侍郎李騫中書侍郎陽休之前南青州刺史鄭伯

猷秘書丞崔劼國子博士邢峙國子博士宗惠振太學博士張毓太學博士高元壽國子助教王顯季等議按禮諸侯五廟太祖及親廟四今獻武王始封之君便是太祖既通親廟不容立五室且帝王親廟亦不過四今宜四室二間兩頭各一頰室夏頭徘徊鴟尾又按禮圖諸侯止開南門而二王後祔祭儀法云執事列於廟東門之外既有東門明非一門獻武禮數既隆備物殊等准據今廟宜開四門内院南面開三門餘面及外院四

面皆一門其内院四面皆架為步廊南出夾門各置一屋以置禮器及祭服内外門牆并用赭堊廟東門道南置齋坊道北置二坊西為典祠廨并廚宰東為廟長廨並置車輅其北為養犧牲之所詔從之

北齊魏收為中書令文宣天保元年皇太子監國在西林園冬羣臣會議皆東面二年於北城第内冬會又議東面吏部郎陸卬疑非禮收改為西面邢子才議欲依前曰凡禮有同者不可令異詩說天子至於大夫皆乘

四馬況以方面之少何可皆不同乎若太子定西面者王公卿大夫士復何面邪南面人君正位今一官之長無不南面太子聽政亦南面坐議者言晉舊事太子在東宮西面為避尊位非為向臺殿也子才以為東晉博議依漢魏之舊太子普臣四海不以為嫌又何疑於東面禮世子絶旁親世子冠於阼冢子生接以太牢漢元著令太子絶馳道此皆禮同於君又晉王公世子攝命臨國乘七旒安車駕用三馬禮同三公近宋太子乘象

輅皆有同處不以為嫌况東面者君臣通禮獨何為避明為向臺所以然也近皇太子在西林園在於殿猶且東面於北城非宫殿之處更不得邪諸人以東面為尊宴會須避按燕禮燕義君位在東賔位則在西君位在阼階故有武王踐阼篇不在西也禮乘君之車不敢曠左君在惡空其位左亦在東不在西也君在阼夫人在房鄭注人君尊東也前代及今皇帝宴會接客亦東堂西面若以東面為貴皇太子以儲后之禮監國之重别

第宴臣賓自得申其正位禮者皆東宫臣屬公卿接宴觀禮而已若以西面為卑實是君之正位太公不肯北面說丹書西面則道之西面乃尊也君位南面有東有西何可皆避且事雖少異有可相比者周公臣也太子子也周公為冢宰太子為儲貳明堂尊於別第朝諸侯重於宴臣賓南面貴於東西臣疎於子冢宰輕於儲貳周公攝政得在明堂南面朝諸侯今太子監國不得於別第異宫東面宴客情所未安且君行以太子監國君宴

不以公卿為賔明父子無嫌君臣有嫌按儀注親王受詔冠婚皇子皇女皆東面今不約王公南面而獨約太子何所取邪議者南尊改就西面轉君位更非合禮方面既少難為節文東西二面君臣通用太子宜然於禮為允牧議云去天保初皇太子監國冬會羣官於西園都亭坐從東面義取於向中宮臺殿故也二年於宮冬會坐乃東面收竊以為疑前者遂有别議議者同之邢尚書以前定東西之議復中本懷此乃國之大禮無容

不盡所見收以為太子東宮位在於震長子之義也按易八卦震位向中皇太子今居北城於宮殿為東北南面而坐於義為背也前者立議據東宮為本又按東宮舊事太子宴會多以西面為禮此又誠證非徒言也不言太子常無東南二面之座但用之有所至如西園東面所不疑也未知君臣車服有同異之議何謂而發就如所云但知禮有同者不可令異不知禮有異者不可令同苟別君臣同異之禮恐重紙累札書不盡也子才

竟執東面收執西面援引經據大相往復其後竟從西面為定皇建中詔議二王三恪收執王肅杜預義以元氏司馬氏為二王通曹氏備三恪詔諸禮學之官皆執鄭𤣥五代之議孝昭后姓元議恪不欲廣及故議從收邢卲字子才天保初為太常卿中書監時議疑宫吏之姓與太子名同子才謂曰按曲禮大夫士之子不與世子同名鄭注云若先生亦不改漢法天子登位布名於天下四海之内無不咸避按春秋經衞石惡出奔晋在

衛侯衎卒之前衎卒其子惡始立明石惡與長子同名
諸侯長子在一國之內與皇太子於天下禮亦不異鄭
言先生不改蓋以此義衛石惡宋向戌皆與君同名春
秋不譏皇太子雖有儲貳之重未為海內所避何容便
改人姓然事有消息不得皆同於古宮吏至微而有所
犯朝名從事亦是難安宜聽出宮尚書更補佗職制曰
可
刁柔為國子博士參議律令時議者以為立五等爵邑

承襲者無嫡子立嫡孫無嫡孫立嫡子弟無嫡子弟立嫡子孫弟柔以為無嫡子立嫡孫無嫡孫應立嫡曾孫不應立嫡子弟議曰柔按禮立嫡以長故謂長子為嫡子嫡子死以嫡子之子為嫡孫死則曾玄亦然然則嫡子名本為傳重故喪服曰庶子不為長子三年不繼祖與禰也禮記公儀仲子之喪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發微子舍其孫腯而立弟衍仲子亦猶行古之道

也鄭注曰伯子為親者諱爾立子非也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微子嫡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注曰據周禮然則商以嫡子死立嫡子之母弟周以嫡子死立嫡子之子為嫡孫故春秋公羊之義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喪服云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小記云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為出母無服者喪者不祭故也為祖母三年者大宗傳重故也今議以嫡子死子立嫡子母弟

嫡子母弟者則為父後矣嫡子母弟本非承嫡以無嫡故得為父後則嫡孫之弟理亦應得為父後則是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既得為祖服斬而不得為傳重者未之聞也若用商家親親之義本不應嫡子死而立嫡孫若從周家尊尊之文豈宜舍其孫而立其弟或文或質愚用惑焉小記復云嫡婦不為舅姑後者則舅姑為之小功注云謂夫有廢疾佗故若死無子不受重者小功庶婦之服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嫡及

將所傳重者非嫡服之皆如衆子庶婦也言死無子者謂絶世無子非謂無嫡子如其有子焉得云無後夫雖廢疾無子婦猶以嫡為名嫡名既在而欲廢其子者其如禮何有損有益革代相沿必謂宗嫡可得而變者則為後服斬亦宜有因而改

册府元龜卷五百八十三

册府元龜卷五百八十四　　宋　王欽若等　撰

掌禮部

奏議第十二

隋裴正為太子庶子攝太常少卿時高祖初即位將改後周制度乃下詔曰宣尼制法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其盡善禮無可革然三代所尚衆論多端或以為所建之時或以為所感之瑞或當其行色因以

從之今雖夏數得天歷代通用漢尚於赤魏尚於黄驪馬玄牲已弗相踵明不可建寅歲首常服於黑朕初受天命赤雀來儀熊姬周已還於茲六代三正廻復相生總以言之並宜火色垂衣以降損益可知尚色雖殊常兼前代其郊丘廟社可依衮冕之儀朝會衣裳宜盡用赤昔丹烏木運姬有太白之旂黄星土德曹乘黑首之馬在祀與戎其尚常異今之戎服皆可尚黄在外常所著者通用雜色祭祀之服須合禮經宜集通儒更可詳

議正奏議曰竊見後周制冕加為十二既與前禮數乃不同而色應五行又非典故謹按三代之冠其名各別六等之冕承用區分璪玉五綵隨班異飾都無迎氣變色之文唯月令者起於秦代乃有青旂赤玉白輅黑衣與四時而色變全不言於弁冕五時冕色禮既無文稽於正色難以經證且後魏已來制度全闕天興之歲草創繕修所造車服多參胡制故魏收論之稱於違古是也周氏因襲將為故事大象成統咸取用之輿輦衣冠

甚多迂怪今皇隋革命憲章前代其魏周輦輅不合制
者已敕有司盡令除廢然衣冠禮器尚且兼行乃有立
夏衮衣以赤為質迎秋平冕用白成形既越典章須革
其謬謹按續漢書禮儀志云立春之日京都皆著青衣
秋夏悉依其色逮於魏晉迎氣五郊行禮之人皆同此
制考尋故事唯幘從衣色今請冠及冕色並用玄唯應
着幘者任依漢晉制曰可
許善心為給事郎開皇初皇太子自非助祭皆冠遠遊

冠後尚書牛弘奏曰皇太子冬正大朝請服衮冕帝問善心曰太子朝謁著遠遊冠有何典故對曰晉令皇太子給五時朝服遠遊冠至宋泰始六年更儀注儀曹郎丘仲起議按周禮公自衮冕以下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之服也伏尋古之公侯尚得服衮以朝見况皇太子儲副之尊謂宜式遵盛典服衮朝賀兼左丞陸澄議服冕以朝實著經典自秦除六冕之制後漢始備古章魏晉以來非祀宗廟不欲令臣下服其衮冕位為公

者必加侍官故太子入朝因亦不著但承天作副禮絶羣后宜遵前王之令典革近代之陋制皇太子朝請服冕自宋以下始定此儀至梁簡文之為太子嫌於上逼還冠遠遊下及於陳皆依此法後周之時亦言服袞入朝至開皇復遵魏晉故事臣謂袞冕之章服雖美一日而覲頗欲相類臣子之道義無上逼故晉武帝泰始三年詔太宰安平王孚著内侍之服四年又賜趙燕樂安王等散騎常侍之服自斯以後臺鼎貴臣並加貂璫武

幷故皇太子遂著遠遊謙不逼尊於禮爲允帝曰善竟
用開皇舊式善心後攝太常少卿大業初煬帝欲遵周
法營立七廟詔有司詳定其禮善心與博士褚亮等議
曰謹按禮記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
注云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
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則五廟無太祖
禹與二昭二穆而已玄又據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
立四廟按鄭玄義天子惟立四親廟幷始祖而爲五周

以文武為受命之祖特立二祧是為七廟王肅注禮記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其有殊功異德非太祖而不毀不在七廟之數按王肅以為天子七廟是通百代之言又據王制之文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降二為差是則天子立四親廟又立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并太祖而為七廟周有文武姜嫄合為十廟漢諸帝之廟各立無迭毀之義至元帝時貢禹匡衡之徒始建其禮以高帝為太祖而立四親廟是

爲五廟唯劉歆以爲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降殺以兩之義七者其正法可常數也宗不在數内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設爲數也是以班固稱考論諸儒之義劉歆博而篤矣光武即位建高廟於雒陽乃立南頓君以上四廟就祖宗而爲七室魏初高堂隆爲鄭學議立親廟四太祖武帝猶在四親之内乃虛置太祖及二祧以待後代至景初間乃依王肅更立五世六世祖就四親而爲六廟晉武受禪博議宗祀自文帝以上六世祖征西府

君宜宣帝亦序於昭穆本非太祖故祭止六世也江左
中興賀循知禮至於寢廟之儀皆依魏晉舊事宋武帝
初受晉命為王依諸侯立親廟四即位之後增祠五世
祖相國掾府君六世祖右北平府君止於六廟逮身殁
主升從昭穆猶太祖之位也降及齊梁守而弗革加崇
迭毀禮無違舊臣等又按姬周自太祖已下皆別立廟
至於禘祫俱合食於太祖是以炎漢之初諸廟名立歲
時嘗享亦隨處而祭所用廟樂皆象功德而歌舞焉至

光武乃緫立一堂而羣主異室斯則新承寇亂欲從約省自此以來因循不變伏惟高祖文皇帝睿哲玄覽神武應期受命開基垂統聖嗣當文明之運定祖宗之禮且損益不同沿襲異趣時王所制所以垂法自歷代以來雜用王鄭二義若尋其指歸校以優劣康成止論周代非謂經通子雍緫貫皇王事兼長遠今請依據古典崇建七廟受命之祖宜別立廟祧百代之後為不毀之法至於鑾駕親奉申孝享於高廟有司行事竭誠敬於羣

主俾夫規模可則嚴祀易遵表有功而彰明德大復古而貴能變臣又按周人立廟亦無處置之文據冢人職而言之先王居中以昭穆為左右阮諶所撰禮圖亦從此義漢京諸廟既遠又不序禘祫今若依周制理有未安雜用漢儀事難全採謹詳立别圖附之議末其圖太祖髙祖各一殿准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並分室而祭始祖及二祧之外從迭毁之法詔可

劉炫開皇中與諸儒修定五禮吏部尚書牛弘建議以

為禮諸侯絶傍朞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降傍親一等議者多以為然炫駮之曰古之仕者宗子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繇是先王重適其宗子有分禄之義族人與宗子雖疎逺猶服齊縗三月良繇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昇不限嫡庶與古既異何降之有今之貴者多忽近親若或降之民德之疎自此始矣遂寢其事

劉子翊開皇中為侍御史時永寧令李公孝四歲喪母

九歲外繼其父更別娶後妻妻至是而亡河間劉炫以無撫育之恩議不解任子翊駮之曰傳云繼母如母與母同也當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又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朞服朞服者自以本生非殊親之與繼也父雖自處傍親之地於子之情猶須隆其本重是以令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並解官申其心喪父卒母嫁為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其繼母嫁不解官此專據嫁者生文耳將知繼母在父之室則制同親母

若謂非有撫育之恩同之行路何服之有服既有之心喪焉可獨異三省令旨其義甚明今言令許不解何其謬與且後人為其父母朞未有變隔以親繼親既等故知心喪不殊服問云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豈不以出母族絶推而遠之繼母配父引而親之乎子思曰為伋也妻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是不為白也母實知服以名重情因父親所以聖人敦之以孝慈和之以名義是使子以名服同之親母繼以義報等之已生如謂繼

母之來在子出之後制有淺深者孝之經傳未見其文譬出後之人所後者初亡後之者至此後可以無撫育之恩而不服重乎昔長沙人王毖漢末為上計詣京師既而吳魏隔絶毖於同國更娶生子昌毖死後為東平相始知吳之母亡便情繫居重不攝職事於時議者不以為非然則繼母之與前母於情無別若要以撫育始生服制王昌復何足云乎又晉鎮南將軍羊祜無子取弟子伊為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聞伊辭曰伯生存

養伊巳不違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彭權議子之出養必繇父命無命而出是為叛子於是下詔從之然心服之制不得緣恩而生也論云禮者稱情而立文仗義而設教還以此義論彼之情稱情者稱如母之情仗義者仗為子之義名義分定然後能尊父順名崇禮篤敬苟以姆養之恩始成母子則恩繇彼主服自已來則慈母如母何得待父命又云繼母慈母本實路人臨巳養巳同之骨血若如斯言子不繇父縱有恩育得如母乎

其慈繼雖在三年之下而居齊朞之上禮有倫例服以稱情繼母本以名服豈藉恩之厚薄哉至於兄弟之子猶子也私昵之心實殊禮服之制無二彼言以輕如重自以不同此謂如重之辭即同重法若使輕重不等何得為如律云准枉法者但准其罪以枉法論者即同真法律以弊刑禮以設教准者准擬之名以者即真之稱如以二字義同不殊禮律兩文所防是一將此明彼足見其義取譬伐柯何遠之有又論云取子為後者將以

供承祧廟奉養巳身不得使宗子歸其故宅以子道事本父之後妻也然本父後妻因父而得母稱若如來旨本父亦可無心喪乎何直父之後妻論又云禮言舊君其尊豈復君乎巳去其位非復純臣須言舊以殊之別有所重非復巳孝故言其以見之目以其父之文是名異也此又非通論何以言之其舊訓殊所用亦別舊者易新之稱其者因彼之辭安得以相類哉至如禮云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傳云衛雖小其君在焉若其父

而有異其君復有異乎斯不然矣今炫敢違禮乖令侮聖干法使出後之子無情於本生名義之分有虧於風俗狥飾非於明時彊媒孽於禮經雖欲揚己露才不覺言之傷理事奏竟從子翊之議

牛弘為禮部尚書上議曰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祭義云祀於明堂教諸侯孝也黄帝曰合宫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興治繇來尚矣周禮考工記曰夏后

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脩一鄭玄注云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四阿重屋鄭云其脩七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馬融王肅干寶所注與鄭亦異今不具出漢司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

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玄之說則夏室大於周堂如依馬宫之言則周堂大於夏室後王制轉文周大為是但宫之所言未詳其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觧說家異人殊鄭注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曰寢不踰廟大小是同今依鄭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時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為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

合十一尸三十六主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愚不
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宴據燕禮諸侯宴則賓及
卿大夫脫屨升坐是知天子宴則二公九卿並須升堂
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二筵之間豈
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
帝之位須於太室之內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於其西
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
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籩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

物咸設復頒席上升歌出罇反坫揖讓升降亦以隘矣據此而說近是不然按劉向別錄及馬宫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大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立明堂之事其書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玄云是吕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為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内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束晳以為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

於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爲此記今按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即爲秦典其内雜有虞夏殷周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爲章句又論之曰明堂者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内曰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楣徑二百一十

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闥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宮以應日辰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四户八牖乘九宮之數也户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黄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形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觀其模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

不虛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説悉同建安之後海内大亂京邑焚燒憲章泯絶魏氏三方未平無聞興造晉則侍中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而廟宇之制理據未分可直為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以還咸率兹理此乃世乏通儒時無博識前王盛事於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冲三三相重合為九室簷不覆基房間通街穿鑿

處多迄無所取及遷宅雒陽更加營構五九紛競遂至不成宗配之事於焉靡託今皇猷遐闡化澤海内方建大禮垂之無窮弘等不以庸虛謬當議限今簡較堂必須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黄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鄭玄注曰五府與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

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玄亦言每月於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盡箇皆在堂壖是以須為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窻四達布政之宫禮記盛德篇曰明堂四户八牖上圓下方五經異義稱講學大夫淳于登亦云上圓下方鄭玄同之是以須為圓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按考工記夏言九階四傍兩夾窻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盡

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則有灼然可見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言魯為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魯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又曰複廟重檐刮楹達鄉天子之廟飾鄭注複廟重屋也據廟既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太室之上屋也周書作雒篇曰乃立太廟宗宫

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曰重亢累棟重廟累屋也依黄圖所載漢之宗廟皆為重屋此去古猶近遺法尚在是以須為重屋明堂必須壁雍者何禮記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壁雍明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圜行水左旋以象天内有分室以象紫宫此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宫王肅以為明堂壁雍太學同處蔡邕盧植亦以為明堂靈臺壁雍太學同室異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

清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圜如璧則曰璧雍其實一也其言别者五經通義曰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璧雍以養老教學三者不同袁準鄭玄亦以為别歷代所疑豈能輙定今據郊祀志云欲治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黄帝時明堂圖一殿無壁葢之以茅水圜宫垣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久漢中元二年起明堂璧雍靈臺於雒陽並别處然明堂亦有璧水李尤明堂

銘云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壁雍夫帝王作事必師古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為本形制依於周法度數取於月令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庶使該詳沿革之禮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工記孝經説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闥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書月令論殿垣外有圜水徑三百歩依太山盛德記觀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誠上帝祇配

祖宗弘風布教作範於後矣弘等學不稽古輙申所見可否之宜伏聽裁擇高祖以時事草創未遑制作竟寢不行

閻毗為起部郎煬帝大備法駕嫌屬車太多顧謂毗曰開皇之日屬車十有二乘於事亦得今八十一乘以牛駕車不足以益文物朕欲減之從何為可毗曰臣初定數共宇文愷參詳故實據漢胡伯始蔡邕等議屬車八十一乘此起於秦遂為後式故張衡賦云屬車九九是

也次及法駕三分減一為三十六乘此漢制也又據宋孝建時有司奏議晉遷江左唯設五乘尚書令建平王宏曰八十一乘議兼六國三十六乘無所準憑江左五乘儉不中禮但帝王文物旂旒之數爰及冕玉皆用十二今宜準此設十二乘開皇平陳因以為法今憲章往古大駕依秦法駕依漢小駕依宋以為差等帝曰何用秦法大駕宜三十六法駕宜一十二小駕除之毗研精故事皆此類也

宇文愷為工部尚書初自永嘉之亂明堂廢絶隋有天下將復古制議者紛然皆不能決愷博考羣籍奏明堂議表曰臣聞在天成象房心為布政之宮在地成形丙午居正陽之位觀雲告月順生殺之序五室九宮統人神之際金口木舌發令兆民玉瓚黄琮式嚴宗祀何嘗不欽莊房宇盡妙思於規摹凝晬冕旒致子來於矩矱伏惟皇帝陛下提衡握契御辯乘乾咸五登三復上皇之化流凶去暴丕下武之緒用百姓之異心驅一代以

同域康哉康哉民無能而名矣故使天符地實吐醴飛
井造物資生澄源反朴九圍清謐四表削平襲我衣冠
齊其文軌莍莍上玄陳珪璧之敬肅肅清廟感霜露之
誠正金奏九韶六莖之樂定石渠五官三雍之禮乃卜
瀍西爰謀雒食辯方面勢仰禀神謀敷土濬川為民立
極兼聿遵先旨表置明堂爰詔下臣占星揆日於是採
崧山之秘簡披汶水之靈圖訪通議於殘亡購冬官於
散逸總集衆論勒成一家昔張衡渾象以三分為一度

裴秀輿地以二寸為千里臣之此圖用一分為一尺推而演之冀輪奐有序而經構之旨議者殊途或以紛幷為重屋或以圓楣為隆棟各以臆說事不經見今錄其疑難為之通釋皆出證據以相發明議曰臣愷謹按淮南子曰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甘雨以時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以時嘗穀祀於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燥濕不能傷遷延而入之臣以為上古朴畧剏立典刑尚書帝命

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黄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注云唐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尸子曰有虞氏曰總章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博四修一注云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今堂修十四步其博益以四分脩之一則明堂博十七步半也臣愷按三王之世夏最為古從質尚文理應漸就寛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為論理恐不爾記云堂修二七博四修一若

夏度以步則應脩七步注云今堂脩十四步乃是增益記文殷周二堂獨無加字便是其義類例不同山東禮本輙加二七之字何得殷無加尋之文周闕增筵之義研窮其趣或是不然讎較古書並無二字此乃桑間俗儒信情加減黄圖議曰夏后氏益其堂之大一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其兩杼間馬宫之言止論堂之一面據此為准則三代堂基並方得為上圓之制諸儒所説並云下方鄭注周官獨為此義非直與古違異亦乃乖

背禮丈尋文求理深恐未愜尸子曰殷人陽館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博九尋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禮記明堂位曰天子之廟複廟重檐鄭注云複廟重屋也注玉藻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禮圖云於內室之上起通天之觀觀八十一尺得宮之數其聲濁君之象也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

一室有四户八牖以茅盖上圓下方外水曰壁雍赤綴
户白綴牖堂高三尺東西九仭南北七筵其宫方三百
步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灾生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
生於明堂不飭故有天灾則飭明堂周書明堂曰堂方
百六十二尺高四尺階博六尺三寸室居内方百尺室
内方六十尺高八尺博四尺作雒曰明堂太廟路寢咸
有四阿重亢重廊孔氏注云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禮
圖曰秦明堂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吕氏春秋曰有十

二堂與月令同並不論尺丈臣愷按十二階雖不與禮合一月一階非無理思黄圖曰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圓楣徑二百十六尺乾之策也圓象天室九宫法九州太室方六尺法陰之變數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極陰之變數七十二牖法五行所行日數八闥象八風法八卦通天臺徑九尺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黄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法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

行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門堂長四丈取太室三之二垣高無蔽目之焰牖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内法地陰也水四周於外象四海圓法陽也水濶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水内徑三丈應覲禮壇三成武帝元封二年立明堂汶上無室其外略依此制泰山通義今亡不可得而辯也元始四年八月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門制度如儀殿垣四門八觀水外周堤壤高四方和會築作三旬五年正月六日辛丑始郊太祖高皇

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皇帝於明堂以配
上帝及先賢百辟卿士有益者於是秩而祭之親扶三
老五更袒而割牲跪而進之因班時命宣恩澤諸侯王
宗室四夷君長匈奴西國侍子虔奉貢助祭禮圖曰建
武三十年作明堂明堂上圓下方上圓法天下方法地
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窻八九七十二法一
時之王室有二戸二九十八戸法土王十八日内堂正
壇高三尺土階三等胡伯始注漢官云古清廟蓋以茅

今葢以瓦瓦下藉茅以存古制東京賦曰乃營三宫布政頒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造舟清池唯水泱泱薛綜注云覆重簷覆謂屋平覆重棟也續漢書祭祀志云明帝永平二年祀五帝於明堂五帝坐各處其方黄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臣愷案詩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我將我享維牛維羊據此則備太牢之祭今云一犢恐與古殊自晉以前未有鴟尾其坦墻壁水一依本圖晋起

居注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一殿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臣愷按天垂象聖人則之壁雍之星既有圖狀晉堂方構不合天文既闕重樓又無壁水空堂乖五室之義直殿違九階之文非古欺天一何過甚後魏於北城南造圜牆在壁水外門在水中迴立不與牆相連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間通巷違舛處多其室皆用墼累極成褊陋後魏樂志曰孝昌二年立明堂議者或言九室

或言五室詒斷從五室後元乂執政復改爲九室遭亂不成宋起居注曰孝武帝大明五年立明堂其墻宇規範擬則太廟唯十二間以應朞數依漢汶上圖儀設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對饗鼎俎簠簋一依廟禮梁武帝即位之後移宋時太極殿以爲明堂無室十二間禮疑議云祭用神俎瓦樽文於郊質於廟止一獻用清酒平陳之後臣得目觀遂量步數記其尺丈猶見基内有焚燒殘柱數毁折之餘入地一丈儼然如舊柱下以樟木爲

跗長丈餘闊四尺許兩兩相並凡安數重宮城處所乃
在廊内雖湫隘卑陋未合規摹祖宗之靈得崇嚴祀周
齊二代闕而不修大饗不典於焉靡託自古明堂圖有
二本一是宗周劉熙阮諶劉昌宗等作三圖畧同一是
後漢建武三十年作禮圖有本不詳撰人臣遠尋經傳
傍求子史研究衆説總撰今圖其樣以木為之下為方
堂堂有五室上為圜觀觀有四門帝可其奏會遼東之
役事不果行

冊府元龜卷五百八十四